

山腰電影院

《小偷家族》(Shoplifters)



家，在日本導演是枝裕和的電影裡，是永恆的主題。

是枝裕和就是有辦法，把家人間的平凡日常化成詩意動人的景象，可以用一種無比溫柔的姿態，敘說人世間的糾纏愛恨情仇。他是眼光精準的家庭觀察員，能深刻傳達人們互動中的火花與觸角。

而有時，他又像富有實驗精神的社會科學家，透過各式各樣家人的排列組合（如《我的意外爸爸》裡的抱持小孩，《海街日記》裡與父親外遇生下的姐妹同住），拼湊出家的多元面貌，挖掘人對於家、家對於人的羈絆與影響；在各樣的變化中，直探家的根本元素。

《小偷家族》裡看似橫跨三代的六口之家，其實既無血緣，也無法律關係。他們的結合，沒有任何法律效力，也難以找到既存的關係名詞可以精確定義。但他們的樣子，看來就像一家人，有年邁的阿嬤初枝，有在工作、像是夫妻的中生代柴田治與信代，有青春年華的少女亞紀，還有兩個年幼的孩子翔太與由里。這樣的生活型態，看來就像是一般人眼裡的家庭形式，而這可能也是電影想傳達的一個主題吧：我們都因為家受了傷，但受傷的我們，心底仍有對家與歸屬的渴望。

這裡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苦衷，也許是自己或他人的錯誤決定，導致他們無家可歸或有家歸不得；而現在的他們，願意從彼此身上，填補自身的遺憾，願意滿足彼此對家的渴望。他們窩在社會的角落，用著卑微之姿，活出自己心中對家的想像。

他們住的地方，是東京裡的殘破一角，是建商開闢的畸零地，但卻是這家人的烏托邦。他們的孤單與殘破、罪惡與羞憤、受傷與痛苦，都在這裡得到救贖與接納。

靠領補助金、偷竊、從事色情產業生存的他們，不會是社會認可的好人；但要說他們罪大惡極，似乎也稱不上。這家人並不是追求利益極大化的犯罪集團，他們偷的，只是那些維持自己生存的日用品。說來，很多光鮮亮麗的人們用著冠冕堂皇的理由所做的壞事與傷害，可是遠遠超過這家人做的。

電影留給我們許多想像，自行去推敲這一家人組成的脈絡與原因。

一家六口中，只有小女孩由里的「入會」過程完整被揭露，也許出自一時心疼，柴田治自行帶走了獨自在家、看來挨餓多時的由里。隔天，他們想送由里回家，但在由里家門外聽見裡頭大人們的無情爭執後，便決定自行照顧由里。他們相信自己可以給小女孩更好的環境，那環境不是物質上的，而是在心理與情感上，他們能讓由里有被愛的感覺、一個真正有家的感覺。確實，相較於親生父母對於由里的疏離與暴力，這家人給予的關愛與同理，彷彿更符合身為家人的意義。當然，這是被社會標示為「綁架」的行為，但裡頭也有著柴田治與信代以為的善意，這是他們為愛所做的傻事。

為愛做的傻事，或許這也是其他人的「入會」經過吧！他們無視社會規範，人與人之間真實可碰觸到的關愛，彷彿才是他們的唯一信仰。

然而處在這世界裡的他們，最終仍無法脫離這世界，他們也要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代價。但從電影最後一幕：回到原生家庭的由里獨自一人遊玩後，望向遠方的眼神，彷彿在想念曾共存的家人，想念一起在屋簷下「聽」著煙火的場景，想念在海邊大手牽手躍起的畫面……那好像如夢境一般，存在小女孩難以說出的心底。

是枝裕和的電影裡，常有渴望被父親認同的兒子角色，但在這部片子裡反了過來，我們看見一個渴望得到兒子認同的父親，柴田治希望聽見翔太叫他一聲「爸爸」，但那聲「爸爸」，翔太始終沒有親口說出。小偷家族的崩解，其實跟翔太的舉動有關，他曾說自己是故意被抓，導致整家人露光。或許在他心中，對如此生活的樣貌仍存有懷疑。他的道德認知仍處於發展階段，不像大人們已經成形與合理化。他也不同於大人們是自由選擇來到這家，而他的親生父母也未必如由里一樣，像是失格的父母，他當時只是被父母放在車上，而柴田治帶走了他，帶給他一條從此不同的人生路。

如今，他也希望有自由選擇的權利吧！如此想來，柴田與信代，給出的仍是尊重與接納。或許，翔太最終也看見這點，所以他的那聲「爸爸」直到他搭車離去時，終於說出來讓自己聽見。他知道，這段情是他生命無法抹去的記憶，也是他願意接納的人生經驗了。

相較於過去的溫馨風格，《小偷家族》帶著更多的遺憾，也有對虛偽社會的些許批判，但它仍打造了一座人間天堂，守護著世間的苦人，雖然那只是驟逝的煙火，但創造出的火花仍照亮了人性。

<文 / 黃柏威 諮商心理師>



每週三晚上六點半，與您相約在山腰大廳一起來嗶電影

活動詳情與獎勵活動可臉書搜尋：國立陽明心理諮商中心

映後會有專業心理師與您一同探索電影世界的奧妙！

